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论文卷

论文学

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论文卷

论文卷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文学/范曾著.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1
(范曾诗文书画集·论文卷)
ISBN 978-7-300-11153-7

I.论…
II.范…
III.文学评论—中国—文集
IV.I2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94856号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论文卷

论文学

范 曾 著
薛晓源 编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邮政编码	100080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		010-62511398(质管部)
电 话	010-62511242(总编室)		010-62514148(门市部)
	010-82501766(邮购部)		010-62515275(盗版举报)
	010-62515195(发行公司)	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		
	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		
规 格	170mm×230mm 16开本	版 次	2011年1月第1版
印 张	15.25 插页2	印 次	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150 000	定 价	6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《范曾诗文书画集》编委会

顾 问

范 曾

编委会主任

杨振宁 刘梦溪

编委会

薛晓源 郭长虹 刘 波 邵盈午
徐 斗 白志良 邹玉利 王玉忠
贺耀敏 周蔚华 周建忠 海 洋

主 编

薛晓源



范曾先生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诗文书画集序

范 曾

古有善文而不善诗者，而善诗者不善文则未之见。盖诗、文除思想为其核心而外，词藻之择用则诗必难于文。诗于音、韵之要求殊严，苟累积不丰，则必窘于内；既有词藻矣，而无奇思妙想，则必赘于外。而善文者苟有诗之修养，于骈骊、对句、排比往往信手拈来，皆成妙构，则其文必异于庸常，而富于奇趣。诗虽非其长，而有裨于其文则必矣。近世有桐城派大手笔马其昶者，其文固一世之雄也，与范伯子为连襟。伯子先生激赏其文而每讽其诗，马其昶则盛赞其诗而颇颇其文。文人之交，盖不在宴饮之豪兴，而在书屋之口锋也。

善诗、善文矣，而又善书者，古之大文豪大体如此。因科举之第一印象，为试卷上之书法，能于科名过五关斩六将而书法恶劣者，不可得而见也。故古之命臣、大吏、学者，字不佳者极少。近世则不然，科举见废，报纸以兴，报上文章备极华赡，而其稿则不忍或睹，如北京大学名儒刘师培是其人焉。亦有美学家吕荧者，文字之美自不

待言，及见其手稿，则其美文必打相当之折扣（当然不必）。

善诗、善文、善书矣，其砚中剩墨正无所施用，适案上有陈宣一纸，则跌宕数笔，竟有高雅之趣。久之，画石；又久之，画竹：文人画形成之过程，无一例外者此也。非若今之称“新文人画家”者流，胸有糟糠，而隳弃清逸，及题字之时，语焉不通，错字连篇，非文人而能作文人画，直可入《笑林广记》矣。

中国画家而无书法功底，绝不可与于第一流之画家。此无他，中国画凭写而不凭抹、不凭描、不凭喷、不凭洒。中国画是灵智之域的胜果，不是耐心从事之苦差，更非费力卖块之工役。笔锋之运转，来自画家神经末梢对心灵悟性的传递，当神经末梢与笔锋合而为一之时，则天地精神在焉、人世沧桑在焉。每读八大山人画作，往往神思渺渺，天外烟霞，共我徘徊，真不知身在何处，今夕何夕。苟非笔墨神妙，何能置读者于梵天仙境。八大山人具诗人之魂魄，而略欠者诗人之章句，此固为一缺憾，然较死于章句而无诗人魂魄者，则不啻天壤矣。

有问范曾诗、文、书、画水平之排列，画家必以为诗、文佳于书、画，作家必谓书、画佳于诗、文，其中心理的微妙感，不难体会。以我自己之评，凡至某一境界，略无可比列者，则自比其甲乙，不亦“迂阔”乎？愚事不作，智者不惑，余其勉旃。

风从哪里来

(代序)

风在哪里？在天边的云丝雾影，在陌上的柳絮蒿蓬；在春天偃伏的碧草，在秋天飘零的丹枫；在高樯的一叶帆，在骥尾的千条线；在寺院的幢幡，在心头的旌旗。风在哪里？禅家告诉你，看，如云离月；道家告诉你，听，爽籁在天。宋玉说，在青蘋之末，在腐余之灰。苏东坡说，在木叶尽脱的树梢，在明月徘徊的江上。风在哪里？风在高渐离易水的寒筑，在诸葛亮赤壁的草船；在汉高祖威加海内的战袍，在岳武穆声彻天外的霜蹄。

大气的流布，浩瀚无垠，聚散之间，风起云涌。顺应时序，汇而趋之，滂沛于天地苍冥。风为人类带来料峭的初春，熏蒸的炎夏，萧瑟的寒秋，肃杀的隆冬。习习然，南风也；浩浩然，东风也；瑟瑟然，西风也；凜凜然，北风也。那掀动天宇的是飘风，吹立沧海的是飓风，摧毁崇楼大厦、卷走林莽乡镇的是龙卷风。风为人间描绘着多姿多彩的画图，演化着大自然的喜剧和悲剧。它无所不在，无隙不入；它遣云使水，命雷掣电。它吹绿江南岸，吹白北国山，吹蓝西域天，吹黑东海潮。风是造势设色的大手笔，大地穹昊是它无际崖的舞台。

风是什么？风是情窦初开的少女，她温情地、羞涩地在你身边掠过，忽焉睫在目前，忽焉远在天边。她使万物复苏，她悄然来临，在桃花的蓓蕾，在柳树的枝条，在池中春水，在清晨露珠。一切萌动着的、闪耀着的生命属于她。风是丰腴美奂的少妇，她热烈地、亲昵地把你拥抱。她千般柔顺、万般风

情，那是万物繁衍化育的信号。她是花果的媒介，是鸟兽的信使。一切茁长着的、成熟着的生命属于她。风有时清绝，向人间播送九畹兰花、百亩蕙草的芳馨；风有时暴虐，一夜之间使“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遇之而叶脱”（欧阳修句）。它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圣者或使徒，魔怪或精灵。风可能是祥和的，也可能是凶险的。然而用人类的道德标准以判风之善恶，则冬烘甚矣。风的一切都天然合理。草木之凋零，人以为悲，而严冬蓄芳，正草木岁寒之心，人又安能代草木作无谓之忧思？风在永无休止的运动中造就平衡，在莫测高深的变幻中求得和谐。有了风，一切才有了生命。一个没有风的宇宙，万有归于沉寂，一个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宇宙，那是佛家永远不败的智慧所感悟。入静的高僧，不知道有风动、幡动，六祖慧能对辩说的僧人讲，你们是心在动啊！然而，慧能的无差别、无妄想的境界距离众生还十分遥远。佛家以为风、土、水、火四大皆空，万有假合，色即是空。风在佛家看来，只是人们感知的表象，相信任何风，都不会使佛祖心旌微动。因此，生命的终极目标，佛家是证得涅槃寂静。而我们还在浮生中的人，则应在风中观测、思索、修炼；我们还会在喧闹熙攘的人群中散步；我们还会面对苍穹和人生一直研讨：风从哪里来？风到哪里去？

能以奴仆命风月的是孟郊，能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是宗悫，能凭虚御风、羽化而登仙的是苏东坡。苏东坡说：“你这楚国的兰台公子，比我这黄州太守、僭耳迁客还嫩得多呢！你为了讨好楚襄王，混淆自然之风与社会之风，造出雄风、雌风之说，而我以为你不清楚庄子的天籁呀，那空明清远的无垠天宇中，风起而声发，那是不假竅穴竹管的自然妙音呢！宋玉，你听见过么？你的《风赋》实在堪笑呢！”

然而诗人的确爱风，所以称他们为风人；他们直承《诗经》、楚辞的传统，所以称他们风骚；而诗人又倜傥多情，所以说他们风情；诗人偶有微行，被轻慢为风流。大自然的风，飘向诗人的笔端，协奏社会、人生的乐章。感知

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是勃郁的陆放翁，他听到雄阔激烈的风；看到“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的是慨叹的辛稼轩，他听到摧枯拉朽的风；彻悟“愁风愁雨愁不尽，总是南柯”的是忧患的郑板桥，他听到凄切催泪的风。而看尽繁华地、远绝是非乡的苏东坡，不再迷恋喧嚣的人生，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这时的苏东坡，由道而佛，无缘大悲已笼罩了他的生命，他渐渐远离了人寰，同时也远离了当年豪逸雄阔的自己。

让我们回到历史的长河，问一问，风从哪里来？追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（前841年）到春秋中叶，那时有一部民间歌曲的总集——《诗经》流传下来，其中包括十五个诸侯国或地区的国风，足见社会的风，那也是无所不在、无隙不入的。《诗序》在论到何以称“风”时讲：“……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，风，风也，教也，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”国史太师会其意而采风撷诗，孔子会其意而修编《诗经》，周公会其意而作乐成章，都有着“风天下而正人伦”的意义。“风”足以刺时喻势，讽谏君王；“风”足以敦促教化，襄助人伦。而这种“风”和直陈厉谏不同，和枯燥说教不同，往往“美在此则刺在彼”、“以美为刺”。中国诗教的温柔敦厚、好色而不淫、怨诽而不乱，在诗的源头已十分清楚，在教化中仍让人有美的享受，这在中国诗的传统中应视作精华。孔子说：“洋洋乎，盈耳哉！”季札激赏说：“美哉，其细已甚！”这美哉、洋洋的国风，在两千多年来的中国，陶冶了人们的性灵，无论是人格的、爱情的，都包含了永恒的价值。这一股清风荡涤了商纣以还的“淫风”；而淫风者，在《诗经》中当然会被剔除，其中最著者有桑间濮上之音，潘岳称之为“桑濮之流”，《礼记·乐记》则称其为“亡国之音”。欧西有女歌星某，每一演唱，千万痴男怨女依歌而和之，顿足捶胸，狂笑号哭。细析之，不过艳色淫态、噪音恶乐、悖光谬影与歌迷世纪末之空洞心灵相暗合，遂有此秽乱混浊之风靡溢于世界各通都大邑。各国警察之深拒固守，欲以纒继演唱者，有由然也。

由是观之，风在自然本无善恶，而在人间必有优劣。清风所在，则社会淳朴，人文优雅，品行高洁，宅心仁厚；而邪风所披，则物欲横流，人心不古，贪赃枉法，盗贼滋生。而社会人文之风在哪里？在作家的生花之笔，在画家的丹青之影，在演员的一笑一颦，在诗人的一唱一吟，在上之所倡导，在下之所依循，在领导者的表率，在执法者的廉明。

听，白鹿之鸣，起于空谷，传来的是山间清风；泠泠七弦，忧忆大雅，奏出了琴上古风；举世萧条，故国独秀，经济市场已孕育着官商大调、浩然雄风。中国是一艘举世无双的艨艟，它需要这无边的雄风吹扬万里的征帆，它不能羁留于港湾，不能停留于昨天。我们深祷祖国福祉无量，祝她风正一帆悬，驶向横无际涯的绚丽的明天。啊！我欲乘风归去，归到我心爱的东土，归到我海外三载魂牵梦萦的故国！

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

于巴黎美松白兰

目 录

论《诗经》

- 3 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
——谈战争与《诗经》
- 41 “七月流火”我见
——为人大校长辩
- 43 再谈“七月流火”

论《楚辞》

- 47 屈原简论
- 69 汨罗江，诗人的江
- 71 少年读诗从骚始

论陶渊明

- 77 亦崎岖而经丘
- 81 乐天诗情

论谢灵运

- 87 万古千秋五字新

论唐诗宋词

93 山川神韵与诗人兴会

——读诗随感点滴

127 鹅 鹅 鹅

——怀骆宾王

129 杜公赞

131 丽人行

137 梦游天姥

141 从禅诗说寒山、拾得

145 夏塘赤子

151 海南怀苏子

153 缥缈孤鸿影

论辛弃疾

159 大丈夫之词

——论辛稼轩

论王国维

195 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

论《诗经》



思无邪
詩三百
一言以蔽
之思無邪
丙戌年春
畫

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

——谈战争与《诗经》

战争无疑是残酷的，古往今来任何战争都是极端的暴力行为。它是死亡的信号，而不是欢乐的节日。人类的历史，悲剧多于喜剧，而悲剧的主要内容则无疑是战争。《战国策》中有一则《唐雎不辱使命》的故事。当时凭恃着虎狼之师的秦王想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，安陵君不许。秦王对安陵君的使者唐雎说：“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？”唐雎说：“臣未尝闻也。”秦王勃然，说：“天子之怒，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。”这在当时，他说得出也做得到。《秦本纪》与《秦始皇本纪》所载，自秦献公至秦王政（秦始皇）前后屠杀晋、魏、韩、赵、楚诸国的士兵，总一百四十余万。两千三百年前没有热兵器、没有爆炸，那是排头砍去或者活埋。“纸上谈兵”的赵括四十万将士一下子全被秦军活埋。农民战争的残酷性也不例外，那作诗述怀“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”的黄巢，杀人逾八百万。^①那是远远超出阶级斗争的观念范围的，是一种大恐怖。这样的残酷性，中西皆然，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之消灭迦太基，那是灭

^① 参见《新唐书·黄巢传》卷二二五。